

I, Loshad'

我，战马

「波黑」亚历山大·黑蒙编  
高兴等译

· BEST · EUROPEAN · FICTION · II · 最佳欧洲小说 · II ·

最佳欧洲小说 II

# 我， 战马

[波黑] 亚历山大·黑蒙 编

高兴 等译

译林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佳欧洲小说. 2. 我, 战马 / (波黑) 黑蒙 (Hemon, A.) 编, 高兴等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5.1  
(文学新读馆. 最佳欧洲小说系列)  
ISBN 978-7-5447-1302-3

I. ①最… II. ①黑… ②高… III. ①小说集—欧洲—现代  
IV. ①I50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30312号

Best European Fiction 2012

Copyright © 2011 by Dalkey Archive Press

Introduction copyright © 2011 by Aleksandar Hemon

Preface copyright © 2011 by Nicole Krauss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alkey Archive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4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4-229号

书 名	最佳欧洲小说Ⅱ: 我, 战马
编 者	[波黑] 亚历山大·黑蒙
译 者	高 兴 等
组 稿	萧 萍
责任编辑	田 智
特约编辑	张 睿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20.375
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1302-3
定 价	118.00元(全三册)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 025-83658316)

目 录 | *Contents*

思想 001

我，战马 003

【捷克】 吉力·克拉托克维尔  
李剑 译

逻辑癖互诚协会 025

【爱沙尼亚】 阿明·库玛吉  
潘泓 译

<b>艺术</b>	041
<b>失语症</b>	043
【斯洛伐克】 罗伯特·加尔 李剑 译	
<b>乘龙快婿于尔根</b>	059
【法国】 玛丽·达里厄塞克 赵丹霞 译	
<b>那儿的人并不哀悼</b>	077
【挪威】 布扎特·布雷泰格 叶丽贤 译	

音乐 093

魔力\*萨拉热窝 095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 穆哈莱姆·巴兹杜尔吉  
高兴 译

冰人 109

【冰岛】 格尔德·克里斯特尼  
严蓓雯 译

别处	121
洪荒之时	123
【匈牙利】 佐菲娅·班 李晖 译	
押尼珥特区	145
【瑞士：拉托—罗曼语·德语】 阿诺·凯米尼什 蒋文惠 译	
旅游胜地	155
【葡萄牙】 胡伊·辛克 吴冰青 译	

家园	173
明天是代根多夫	175
【列支敦士登】 帕特里克·伯尔茨豪泽 乔修峰 译	
克拉拉·勃	191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语】 派珀·普伊赫 蒋文惠 译	

思想



我，战马  
*I, Loshad'*

【捷克】吉力·克拉托克维尔

李剑译



我们从伊梵尼切<sup>1</sup>，向着布尔诺<sup>2</sup>进军。我们骑兵部队，是普利耶夫将军麾下近卫骑兵机械化兵第一集群中的一部分。行经波迪温<sup>3</sup>后，我们就与第四十一坦克旅的余部会合，自柴普克上尉在下科乌尼采<sup>4</sup>附近的一场遭遇战中战死后，该坦克部队就由马特金中尉指挥。所有这些事我都记得一清二楚——我固然只是一匹马，但我的记性可是出类拔萃的。我们一向是最精锐的哥萨克骑兵部队，是一位哥萨克将军手下的精兵，这位将军的梦想是——对，我甚至都还记得那些骑士们的梦呢——骑在我的鞍背上昂首踏入柏林城。不过，彼时彼地的我们，还隶属于马林诺夫

---

1 伊梵尼切：位于捷克的南摩拉维亚省。

2 布尔诺：捷克南摩拉维亚省首府，也是捷克的第二大都市，是捷克最重要的工业城市和铁路枢纽。

3 波迪温：位于捷克南摩拉维亚省。

4 下科乌尼采：位于捷克南摩拉维亚省。

斯基元帅指挥的乌克兰第二方面军，这支方面军的胜利前进，可真是有席卷宇内、横扫四海的气概。战马们战死，我眼见了；战士们战死，我目睹了。那是成群的战马，以及成百的战士们，殒命疆场。战马们或者是前蹄跪地，慢慢地向身体一侧倒去，马的腹部抽搐着；或者是被炮弹炸开，碎作两三截——继而，如旗杆支不住的、过于沉重的红旗，掉落在泥沼地里，或是顶在惊骇不已的兵士们的头上，好似巨大的、血色的枪骑兵高帽一般。我们战马还被士兵们当肉来吃，是他们口中的“活肉罐头”，就是说，战场上倒下的马匹都会给弄去战地厨房里。不过，有时候没工夫去收拾马肉，找个村子洗劫个人家什么的，来得倒是更方便利落。每当这时候，我们这些战马的尸体，就倒毙路旁，而苍蝇点缀装饰着我们的尸身。就是这些蝇子们，是这场污秽肮脏的战争中真正的胜利者。

被分派来照料我的那个男孩子——尽管只是德涅斯特河畔不起眼的村子里的一个小鬼，他对于马可有着惊人的了解——死在一个地雷区里，他给炸成几百块小碎块，伴着清晨的第一缕晨曦，它们是天空归还给大地的巨型珠宝匣中散落的红宝石。我为了永不复来的那只手的触摸而绝望，那只手曾那么细致地梳理过我的毛；那只手，曾那么轻柔地从我的双耳到鼻端的长而白的、奇异隆起的部分上抚摩过，这个隆起部分就是使阿拉伯马区别于其他任何品种的马的特征。我希望，我也永不会忘记，他是如何朝

着我的腹部蜷下身子，用他灵巧的手指，为我捉去毛里的军虱，这些虱子的个头，足有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花园里的樱桃那么大。（稍后，我们会谈到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啦。）照料我的这位马童，有着一个普普通通的名字，叫瓦洛佳。从拉多加湖到鄂霍次克海之间广袤的大地上，生活着数以百万计的瓦洛佳；所有这些瓦洛佳中，只有一个人晓得，我懂得的，不只是人类的一些指示和命令，我懂得全部人类的语言。所以，当他为我理鬃毛或捉虱子时，他就会告诉我（如果左近无人的话），在德涅斯特河畔的那个小村子里，他是如何向他爱的姑娘道了别；向我吐露，他心中那些爱恋的话语。而后来在伊梵尼切上空闪烁过其光辉的那些血红的宝石，那是他最后的灿烂花束，是他对心上人最后的爱的倾诉。我深信在那一刻，这位姑娘一定在自己的梦中读到了这些爱语心声。若其不然，则这世上的万事万物，都不会再有任何意义了。

在无数个日夜的鏖战后，我们拿下了布尔诺。所有这些日日夜夜都是一样的——是倾泻而下的爆炸声，坦克履带的隆隆声，机关枪的嗒嗒声，尖叫声，还有死亡。布尔诺城多少算是熬过了战火，城里不过只有五分之一的建筑被摧毁。一些德国人也活了下来——凶残的、甘愿自杀的希特勒青年团的小子们，阁楼里的狙击手们，一些街障后幸存的士兵。守卫街障的这些残兵，就是陆军中尉安德烈·托尔斯泰所发现的、奉命死守舍尔纳街以阻挡红军于

布尔诺城的德军部队。为着清算德军残余分子，成立了一个特别行动组。事实证明，要拯救几个在科乌尼采郊区等待处决的囚犯，而无须捉捕他们的刽子手，是完全可能的。但是要约束那些陷入常见的胜利狂喜中的红军士兵们，却不总是可能的。这种狂喜，总是发泄在被征服的地区——特别是这些地方的牛、猪、鸡，还有女人——的身上。而在布尔诺，牛、猪、鸡的数量，却是不太充足。

伊萨·亚历山德罗维奇·普列耶夫将军不想放弃骑在一匹纯种阿拉伯马上，走过勃兰登堡城门<sup>1</sup>的念头。他是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的爱将，于是他就得到了许可，得以把我和我们骑兵部队的其他几匹马，养在布尔诺一个住宅区里。很快我就发现，我们的马厩，叫作图根德哈特别墅。<sup>2</sup>

要进一步讲述我们的故事，我现在得给您一个解释了。我最早属于一个法、德语翻译，一个叫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柯罗马科夫的人。他对马拉美和瓦莱里的热爱，与他对阿拉伯纯种马的爱，是合而不分的。身为一个有些地位的翻译家（他译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他得以住在佩里德尔基诺<sup>3</sup>的作家聚居区里。也就是在那个地方，他用自己新译的《三个火枪手》的稿费，把我买到了手。

---

1 勃兰登堡城门：位于柏林市中心。

2 图根德哈特别墅：建筑师密斯·范·德·罗厄设计，是20世纪20年代在欧洲兴起的建筑“现代运动”中具有国际风格的优秀建筑范例。

3 佩里德尔基诺：在莫斯科。

一个偶然的机，他听说有匹阿拉伯马——而且是阿拉伯马中极其罕见的品种——在伏尔加河边的一个集体农庄里售卖。他片刻也不迟疑地就去了这个农庄。在那儿，他很快注意到，除了我身上真正的阿拉伯马的特征，即一种勇敢暴烈的、为高贵品格所引导的性情外，我是有着一种特别发达的、为巴甫洛夫和他的门生们称作第二信号系统的马。我向他展示了我一直对集体农庄庄员们隐藏起来的对某种事物的运用，唯恐这些人径直把我给送到屠宰场里去——就是我的理智机能。用一只马蹄子，我在沙地里画出了欧几里得定理的略图。如此一来，我和德米特里就发展出一种深厚的智识性的友情。我们的友情基于如下一种共识：虽则巴甫洛夫研究所会对我身上这种高度发达的第二信号系统深感兴趣，我们却不能将其交托给这个所那些狡诈的人员来研究。德米特里的公寓有两个房间，我就住在书房里。我们在花园里，在一株有着宏大壮丽的树冠的梨树下彼此倾谈，巨大的树冠恰好足以给我们的谈话以遮蔽，而不使一个字眼闻于德米特里的邻居们。不过，诉诸言谈这件事，于我却是殊为不易的。在发声过程中，我的声带会前移，声带之间彼此会分得越来越开——这恰与人类发声的机理相反。更不要说，我此前一直以为的妙计是，我要理解人类的语言，但我自己使用人类语言却是极其危险的。在梨子树下，德米特里和我，会相谈良久，消磨掉整个晚上。他激励我去征服世界文化。我缺乏他那种